

野

獲

編

野蕪編卷十三目錄

禮部一

國初蔭叙

禮部六尙書

尙書贈官

臣下妾諡

封諡同本人名

粗婢得封

胡忠安

禮部三失印

改諡

提學憲臣革復

任子再蔭

尙書久任無贈官

贈禮部尙書

諡號

辛丑二宗伯

董伯念

下諡

南禮部卹典

四字諡

羽流恩卹之濫

非例得封

協理關防

大臣補蔭之濫

宗伯執持

卹贈諫官之謬

牙牌

笏囊珮袋

三世得諡

父子得諡

却千里馬

先朝進馬

吳悟齋奪諡

吳仙居奪諡

再見

丘侍郎獻諛

不識方印

恩詔冠帶之濫

朝班

舊制一廢難復

禮部官房

鄉賢

謁蓋

野獲編卷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禮部

國初蔭叙

洪武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官議蔭叙之法凡五其一日用蔭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元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元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蔭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蔭其伯叔子孫其二日用蔭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蔭者皆于蔭叙品遞降一級其三曰正一品官蔭其子

以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課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關填之類其四曰凡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學習其五曰應叙

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按洪武此制極善今現行者惟三品京堂以上始許
蔭餘雖僉都御史之雄劇少詹事國子祭酒之清華亦
以四品不可得矣鄙意今任宦子孫富豪者多縱蕩喪
身而貧弱者或衣食不給其小有才者至竄入匪類以
辱先人以余所見指不勝屈今祖制卽未能概復謂宜
裒益斟酌如外官則五品方面以上京官則七品科道
翰林以上居官無玷者俱得蔭爲任子如九品未入流
之屬使皆以次補官能其職者遞進如二三品官生例
得至知府以上官如此則世胄子弟束于一命出則有

有官評居則列仕籍非甚不肖猶自愛其鼎凡縣佐及吏目典史諸官俱不許吏人初選卽得則缺多而人無壅滯之歎或疑恩典太濫則宋人尙有蔭壻甥蔭門客者而致仕遺疏又得十餘人今只以一官與子孫一人安得稱濫○祖制蔭官太高如正一品得以正五品叙用是也以故往時首揆或有蔭尙寶正卿者似乎太過但如今日之初授璽丞亦貴極矣惟未入流上等職事爲巡檢司獄此等雜職似宜畱以授異途而行人在國初本無定員最爲冗散以故亦列於未入流之首今已陞級爲三甲進士優選不可人任子一途矣此又當變

而通之

禮部六尙書

宏治十五年壬戌繫銜禮部爲尙書者內閣則謝遷掌
通政司則元守直掌太常寺則崔志端掌鴻臚寺則賈
斌而張昇正任坐部南京則王宗彝蓋以一時稱宗伯
者六人志端以黃冠賈斌以監生得之爲異至嘉靖二
十五年丙午則北禮部爲費宏南禮部爲王學夔掌通
政司則陳經而陶仲文以真人顧可學盛端明以煉藥
南宮繫銜者亦共六人而六人中惟仲文以少傅兼少
保官旣最崇制亦最異又宏治所無也寅清之玷至此

尙書贈官

故事贈官加故銜一級如侍郎之贈尙書及左右都御史是也惟尙書則贈太子少保俱正二品猶日以六卿進宮銜也若左右都御史之贈尙書則太不腆矣如謂以西臺正六卿則六卿生前多改左都御史掌院又何也似亦宜以東官少保優之

臣下妾諡

正統以前至尊大行後妃嬪從殉者俱賜諡稱皇庶母而藩邸國王郡王有殉者亦得請于朝錫之諡號此天順以前例也至于臣下則絕無之惟洪武間中書省平

章政事李思齊妾鄭氏得諡貞烈思齊本亡元大帥歸順至今官其妾得此諡上所以愧思齊心者多矣又燕山護衛指揮使費德妾朱氏贈德人諡貞烈至宣德間安陸侯吳復妾楊氏亦得貞烈之諡吳以平西番及雲南封侯然功不甚著其妾得此已可異乃都指揮使王俶妾時氏亦賜此諡何也宣宗以後諡號無及妾媵者惟大同指揮使范安死其妾楊氏自縊以殉詔贈恭人賜以誥而無諡累朝因之若文臣妾則嘉靖間故汀州知府張寧妾高氏李氏亦以無子寧妻羅氏逼之改嫁不從特賜旌表亦爲異典寧故先朝英宗時爲給事與

岳正齊名吾鄉人也

封諡同本人名

諡以易名以故翰林官俱得諡文而林文爲侍講學士
乃諡襄敏至陳文諡莊靖王文諡毅敏二公則又殿閣
大學士也俱避其名以存厚遂爲故事惟金尙書忠諫
忠烈則此時禮制未備其後林文俊乃諡文修陳文德
亦諡文恭則或以聖眷優異子孫不敢請改然部擬已
不爲之諱矣若洪熙元年英國公張輔以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爲號久矣又加輔運二字雖云隆重實斥其名
尙耶宣德二年英宗誕生立皇后孫氏是爲孝恭后后

父孫忠進封會昌伯其勲號乃爲推誠宣忠翊運武臣
曾不避其名又何也豈以后父之尊不敢稱宣力耶成
化初周壽以帝舅封慶雲伯亦仍宣忠之號自此後洪
治之壽寧侯正德之慶陽伯雖皆后父無不改稱推誠
宣力矣此後宣忠字面卽他勲臣亦不復見○隆慶初
給故新建伯王守仁誥券勲號亦有守正二字則以二
名不偏諱也

粗婢得封

夏文愍嬖妾蘇氏詐稱再繼之妻上請得封當時以夏
爲恣肆然先朝楊文貞士奇已有之楊元配爲嚴夫人

歿後以婢郭氏侍巾櫛宣德中命婦朝賀獨西楊無婦
太后乃命召郭氏入以其貌寢衣敝特爲妝飾服珥甚
華因盡以賜之旋命所司如例封授但不許爲例此卽
南太常少卿導之生母也當時陸容紀其事而文徵明
駁之云不然容之子陸燾又駁之云郭夫人制詞載文
貞續集附錄中安得云無蓋徵明一時失記耳

胡忠安

胡忠安

澂

福履貴盛爲本朝僅有然其人惟務迎合取

寵且惑于方技旁門殊無大臣之節其素行不具論卽
如宣德元年胡尙爲禮部侍郎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

欲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難于自奏托潑代請上曰僧道牒祖宗有定制無托求請之理朕不惜字清惜其教也爾以吾意諭之爲潑者可以愧死矣不踰月呂震卒卽代爲禮部尙書他未暇建白首請賜貴妃孫氏寶冊其言曰貴妃賢淑如此宜授寶冊以昭其德上大悅卽命鑄寶令禮部具儀注以聞本朝貴妃有寶始于此至期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吏部尙書蹇義爲冊寶使二公文武首臣用冊皇后禮也又踰年而恭讓胡后廢貴妃代爲中宮是爲孝恭后皆潑啟之也冊貴妃之次日潑又疏請進封真人張宇清爲大真人掌

天下道教上允之當時已深結宣宗之知遂得如所乞皆上元年內事也此後薦方士薦左道以致其家門被謗蓋一時得柔佞之力且曾受文皇密遣潛使天下十年又能白仁宗在青宮之誣故始終恩禮不替云○宣德三年立中官孫氏又奏秦王志潔賀表文詞簡略不敬當罪上不可蓋其諂諛多如此其後請賀白烏賀白兔賀騶虞賀景星賀外國貢麒麟十年之間貢媚無虛日上皆謙讓不允至英宗登極而其說盡行矣

禮部三失印

胡忠安

澐

最受文皇寵眷宣皇初年卽正位宗伯凡三

十餘年十知禮闈貢舉其榮遇古今所少然在事失去
本部印者凡三度其初皆蒙恩貸最後下獄而印偶獲
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又俛首春曹者十五年直至
英宗復辟始引退人知其久享高位生拜少傅死贈太
保而已不知其辱也又道士蔣守約者澗同里人因薦
之胡慙官亦至禮部尚書掌太常澗與同列者數年又
同致仕史又稱江西南城人龔謙者多妖術能誘惑婦
人自稱張神仙之法孫因所誘婦人曹氏見知于胡澗
澗方掌禮部因舉爲天文生更其名曰益之旣而冒
名詐取人賂事覺法司論當徒上怒命充鐵嶺衛軍謙

往來渙家甚習頗有醜聲士論恥之至景泰間渙又奏
道士仰彌高者曉諳陰陽精通兵法臣見其講論機略
畫列陣圖深有妙理若使協坐守邊運謀勦賊必能宣
威搃敵成撥亂之功乞命兵部公同內臣試驗委以責
任下以紓軍民征伐轉輸之勞上以佐國家雍熙太平
之治事下兵部召仰彌高會官試之不如渙所言帝以
大臣保薦授道官爲右元義于宣府等邊協助守邊史
謂彌高初無他長惟出入渙家故深許之未幾彌高奏
稱身在宣府運謀協助請以朝天宮道士朱可元代已
往持渙又疏乞允所舉于是禮科劾奏彌高援黨妄爲

宜治罪帝命彌高行巡按御史鞫問可元亦送刑部擬
罪爲忠安者尚腆顏不去亦頑鈍極矣。忠安生頂髮
皎白踰月始黑其母夢僧入室因而誕育尋果有僧來
求觀見僧卽笑僧曰此吾師吳中天池高僧也當時曾
囑吾以笑爲証然則忠安者其亦史彌遠爲覺長老後
身類耳

改諡

本朝文臣諡忠文者止二人一爲翰林待制贈學士王
禕一爲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李時勉然王建文初
諡文節正統間改李景泰初諡文毅成化間改俱非初

諡也此外惟景泰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大學士曹鼐諡文襄天順又改
文忠又景泰四年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諡文安後改
文忠此後文臣無改者直至嘉靖初年大學士石瑤諡
文隱則以議大禮時依違兩端其死時正其門人張璁
在揆地心恨甚故以違拂不成諡之嘉靖末年大學士
張治亦諡文隱則以直齋官青詞意鬱鬱不樂死上銜
之故以懷情不盡諡之二人至隆慶間石改文成張改
文毅又至今上壬午而大學士殷儋卒于家諡文通則
以新首揆張四維素與不嫌故得下諡後其家請于上

亦得改文蒞葢文臣改諡者止此七公然皆出詞林最爲奇事又本朝文臣有諡亦自王禕始

提學憲臣革復

提學憲臣累朝無之葢國初最重教職一切儒生殿最俱校官主之以此威行一方至出監司上其後此選日輕而黷序之進退褒貶猶然專領時皆病之于是正統元年五月始添設憲臣首用大臣薦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按察僉事至于各省直以次設立至景帝景泰元年盡數革去葢其時太上北狩兵事方興不復加意儒科且用禮臣周洪謨議也至天順六年英宗始命仍

舊以至于今蓋廢憲臣凡十三年而始復按元人最輕
文事至兩罷科舉然猶設各路儒學提舉以統教授等
官明八十餘年始以憲臣督學政時三楊同在政府建
此良規乃無故而盡罷去時陳泰和當國固不足道若
高文義彭文憲俱在閣當任其咎矣

任子再蔭

任子少有至三品京堂者間有之多不備考以故未聞
再得蔭叙惟宣德間高密儀銘以父禮部左侍郎諡文
簡儀智蔭授禮科給事中尋改翰林修撰後以郟邱舊
恩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襄已爲任子極榮矣

銘歿後景帝念之又蔭銘子泰爲禮科給事中最爲異
典然非三世同朝且身後遺澤耳惟穆宗登極大需元
輔徐華亭以羽翼大功勲先錄後自不必言而其子太
常卿掌尙寶司徐璠亦以三品京堂蔭子肇蔭爲官生
則其時父子同在班行尤爲奇遇實國朝所未有

尙書久任無贈官

尙書九年得一品此成例也成化間鄞人陸瑜者以刑
部尙書致仕卒諡康僖瑜以天順二年正位司寇至成
化二年得請凡位六卿者十六年蓋四考滿矣而不進
一階似爲上所厭薄然旣歸而得易名之典乃終無贈

官又何也代瑜者爲董方任甫二年餘而卒於位乃得
贈太子少保是時彭文憲當國何以處分如此其中必
有說

贈禮部尙書

自宏正以後北大宗伯皆以詞臣拜間有自外人者嘉
靖間則席書萬厯間則徐學謨二人耳若外僚他部侍
郎得贈此官則前朝間有今絕無之惟孫忠烈燧得贈
以殉節特膺異典其後許忠節達亦緣孫例得贈此官
近日吳踈山悌以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贈禮部尙書此
累朝罕見之事吳清修著聞且講理學亦無忝春卿但

得此曠典時其子故選君繼疎仁度方起清卿嚮用而

孫富平掌銓又舊堂屬相知故其覆疏云梯品望與黃
孔昭相同宜優以秩宗不爲例及仁度又請諡署禮部
侍郎翁正奏覆疏云梯贈官旣同孔昭則易名亦宜照
例況理學之遂加之以文允宜內閣票旨曰吳梯准諡
與文字上遂允行之此等郵典百年來所無一時言官
亦無敢議之者

諡號

大行諡號本朝俱用十六字說者以爲過濫前者所無
此未之考耳唐時用諡雖止七字至肅宗已增至九字

矣又至懿宗時加諡宣宗爲元聖至明成武憲文睿知章仁聰明懿道大孝皇帝遂至十八字此開闢未有也至宋太祖諡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亦至十六字惟太宗減爲六字稍稱近古而眞宗之崩復用十六字自此仁英神哲徽五宗無不十六字者而徽宗大觀中又加神宗爲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則二十字尤爲創見惟欽宗減爲六字而南渡高宗仍十六字以至孝光寧理皆循用之矣夫多詞繁稱誠爲溢美然以臣子寸誠歸美君父卽極意揄揚亦無不可況有往代故事可倣

乎論者至云唐宋所未有正坐不精核耳若必以邃古
爲準則文武成康止得一字卽二字已贅此顏清臣不
能得之唐者○嘉靖十七年加上太祖尊諡亦至二十
字

辛丑二宗伯

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宗伯一爲烏程董潯陽份一爲華

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貴世宗朝

寵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
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爲重且示意卽入揆路
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爲乃子登進地屢疏始允歸遂

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爲請於朝得存問且加大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爲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爲次揆俱董壬戌所舉會試廷試第一人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董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爲寢是年董之子給事道醇歿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情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卒禮部君亦坐家難憤恚發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陸登九十上遣中書柴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

公俱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以侍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兩公門生方在事且遭萬梓章更無此盛舉也又三年辛丑而陸之同邑張以誠舉狀元適值一甲子陸喜甚以年弟帖投之雖屬戲劇然實清朝所希覲者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終贈諡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寮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吳一方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一愚侍御糾董宗伯䟽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遊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士奮呼

羣起幾不獲生焉此實傳聞之過先人奉使歸侍膝下
游吳之光福山正董塋墓地適給事道醇時爲行人亦
以省墓至給事故先人鄉同年也偶舟人爭鬪彼輿僮
甚衆不無稍紛擾尋已講解罷去相忘久矣萬久在公
車游學吳越間習見董氏諸奴之生事而惡之以故入
臺卽首上疏偶知余家小相失一事遂引爲確證聞宗
伯甚不樂意謂寒家與聞是時先君已早世余在保抱
安知臺臣白簡所自來也給事少子斯張少年負雋才
與子善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
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
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
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
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
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
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
入茗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
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
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

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喉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會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合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浙人吏科都給事中陳隅陽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日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

彼申部民之禮予俯式廬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人矣
陳遂往謁賓主歡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
謂王爲長者云

下諡

諡法寵祿光大曰榮本下諡也得之者類非名碩然惟
嘉靖間最多上初登極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
子太保袁宗臯諡榮襄則故長史以從龍峻遷在位不
數月耳其後則太子太保禮部尙書邵元節諡文康榮
靖少師兼少傅少保禮部尙書恭誠伯陶仲文諡榮康
惠肅二人俱真人帶銜且特加四字尤非典故無足道

者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之諡榮僖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盛端明之諡榮簡二人俱以甲科起盛又出
詞林而得此等諡則以煉藥進非可士人比也若駙馬
都尉京山侯崔元以直齋宮奉元亦諡恭榮又如定國
公徐光祚諡榮僖鎮遠侯顧士隆諡榮靖成國公朱奉
鳳諡榮康會昌侯孫果諡榮僖安昌伯錢承宗諡榮僖
安平侯方銳諡榮靖昌化伯邵喜諡榮和瑞安侯王源
諡榮靖則猶勲戚臣也若世宗初年之眷汪誠齋錄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且附麗張永嘉受上異眷僅得諡
榮和至末年則寵任袁元峰焯幾出徐文貞上袁以少

傅戶書建極殿大學士得請歿贈太傅亦僅諡文榮蓋
汪死時適永嘉甫去而李任邱代之故不得佳諡袁之
歿也爲徐文貞所快因亦以下諡與之世宗於諸公生
前嚮注何等隆赫而比其亡也雖修易名故事僅比帷
蓋之恩其生平品行心術盡入聖鑒久矣肅皇之肅也
諒哉

南禮部卹典

世宗朝大臣卹典最不易得如湛甘泉

若水

以理學名

天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年九十七比其歿也吏部爲
請卹典上大怒謂若水僞學亂政并太宰歐陽必進奪

孤卿官銜罷歸其他如閣臣石瑤張治俱以微忤諡文
隱石以違拂不成爲義張以懷情不盡爲義皆上所親
定蓋聖意示貶於褒也惟南禮部尙書章懋得起二品
竟贈太子太保特諡文懿邵寶孫陞江瀾顧清楊廉俱
以南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江諡文昭顧諡文
僖孫楊諡文恪五公官同湛甘泉而名出其下乃加秩
易名飾終之典甚備豈湛果有遺行爲上所默窺耶又
如南禮侍之贈禮書者王瓚諡文定崔銑諡文敏陳陞
諡文僖皆三品也又他曹贈禮書者南吏侍羅玘諡文
肅南工侍黃孔昭諡文毅又如南吏部侍郎林文俊者

亦歿於嘉靖之丙申未滿考得贈南禮部尙書賜諡時
禮部擬文良又擬文恪上皆不允御筆特改曰文脩其
得此諡者本朝止林一人耳世宗之待大臣權衡必有
說矣○湛至隆慶始補贈諡文簡則以講學爲徐文貞
所厚也此時幸新鄭江陵爲次揆若居首則終不得矣

四字諡

臣下四字之諡惟宮中貴嬪蒙寵或生皇子者有之他
不爾也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俱得諡四字此係
皇祖特恩旋亦追奪矣今上庚子九月佑聖夫人徐氏
卒賜諡閣臣擬勤敬與榮安二號以進上俱點用閣臣

以非故事諍之上曰徐氏奉事三朝故特與之後不爲
例此則古今所未有按夫人號帶聖字者俱係至尊乳
母今云三朝豈皇祖阿保耶何故存至今也若穆考乳
母自是奉聖夫人柴氏

羽流恩卹之濫

故事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壇至於襍流則不在此例本
朝惟嘉靖間邵元節陶仲文以方士得一品之恩此最
爲濫典未幾而削奪及之矣近日癸卯甲辰間龍虎山
真人張國祥以齋醮久留京師其母亦隨在邸中病死
請卹上特賜祭九壇蓋視文臣之品然婦人貴至一品

夫人止得一祭公侯母妻則二祭卽各藩親王正如僅
得祭四壇耳且真人母妻俱稱元君又非可夫人比而
濫恩至此真堪扼腕○按元節絰銜宗伯而仲文則又
以禮卿並兼三孤陶妻又先封一品夫人其僭擬文臣
猶爲有說國祥列秩黃冠銜名不登仕版且今上初年
以其異服不雅不許入班朝參今乃得此而禮官亦不
聞堅執何耶先是辛巳年上命修張真人府言官俱謂
非宜疏諫不聽有質之江陵公者江陵云此聖母慈聖
太后之意卽主上亦不能遏止時咸謂信然無何內傳
收前所下旨并遣去內臣取回竟不果修卽政府亦不

知其故也。○國祥卽隆慶間革爵降爲上清宮提點其人是也。今上初年復其真人近又叨恩至此。

非例得封

文臣滿三年考始得封父如其官惟軍功則或加特恩要不以爲典例先朝亦有未滿考而得全封者近代則無之惟嘉靖初吏部侍郎溫仁和以父河南參議事年及八十恐不及待以情乞封特允之繼而詹事董玘以父雲南知府復年八十三比例乞恩亦許之此後絕不聞至萬曆二十四年禮部侍郎馮琦以父山西參政子履病給假省親亦乞恩求封上命如所請然馮三品未

及一年乃翁年止六旬尤爲異典云三公一時名碩乃父亦曾居方面宜膺殊錫其他失記者尙多要皆禁近儒臣故先後俱得之非他卿佐可望也

協理關防

京營之制自嘉靖二十九年復國初三大營以文武大臣二人主之武稱總督文稱協理印曰戎政之印則總督專掌坐是文臣不敢專制如咸寧侯仇鸞則憑恃上寵奴視協理矣自鸞敗文臣稍得發抒終不能自行其意直至今上己亥王懷棘世場以大司馬領協理始請別鑄一關防以便行事上允之自是協理大臣始得與

掌印勳臣均事權又五城巡視御史向無關防亦近年
題請始鑄給而南京五城臺臣亦得之矣

大臣補蔭之濫

嘉靖末年朝政濁亂任子妄行陳乞苞苴一入往往破
例得之今上初年始定爲大臣身後五十年概不准行
且永遠遵守時張江陵勵精之始故力杜倖門以後又
漸濫觴如吏部尙書倪岳卒於宏治辛酉至今上甲辰
其會孫翰儒以補蔭請吏部覆疏近例雖有年遠親盡
不許補蔭之條但岳先朝名臣翰儒尙在君子五世之
內其他名德遜岳者不得比例上允其補按倪文毅之

歿至是已百餘年歷列帝五朝孰辨真僞且文毅隱官
無子當時已立姪爲嗣至翰儒支派更難考矣時四明
爲政固無足怪而言官無一人糾正宜次年大計卽有
欽畱科道事矣先是隆慶四年故相梁文康儲有蔭子
次挹天死孫紋請補蔭穆宗以年久不准且命自今俱
禁絕著爲令時高文襄拱以輔臣掌銓謂紋所請與濫
乞者不同請許紋而此後皆力禁上乃允之高此疏雖
以揆地體面且爲己他日地但梁之歿在世宗朝未及
五十年次挹自以父一品九年滿得之初非濫恩尙靳
不輕與蓋初元錄故臣子孫稍多識者頗以爲非穆考

至是始加慎惜有以也

宗伯執持

天地分配出世宗意夏貴溪附會之以取富貴而識者頗謂不然隆慶初元議論藉藉俱謂宜復舊制大璫李芳因請于上欲合祀如祖宗時時高南宇儀爲大宗伯力持不可或問之曰合祀果非是耶高曰吾且未論分合之是非但以朝廷極大典禮乃不出廷議議而出宦寺建白他日事柄旁落且柰何人頗服其遠識龍虎山張真人不法事上聞高又請革其真人號降爲六品提點天下服其公正穆皇末命始大拜方奉憑几之詔遽卒

士論惜之諡曰文端真不忝云。合祀之議在當時臣主議則不可至今日若有言官建白仍太祖規制亦繼述第一義也萬厯初年張提點者請復本號時同州相馬乾庵自強為禮卿亦執奏不許而江陵當國竟以中旨復真人同州不能執矣

卹贈諫官之謬

隆慶登極恩詔卹錄故臣以建言被僂為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顏遂與員外楊繼盛並列既而郭贈翰林光學以詞林故事也而贊善羅洪先修撰楊慎止得光祿少卿希顏何如人乃出羅楊上耶沈鍊亦論嚴嵩僂死

與楊繼盛俱止光祿少卿而給事中錢楸等十餘人以他事削籍優游林下反得太常少卿凡超本品七級又何也。時列僂死首等楊郭沈三公之外又有給事楊允繩僅四人耳按允繩之死固冤但疏參寺丞胡膏時引內臣杜泰誣陷故少卿馬從謙盜用大官食物欲比例中以死法膏恨怒反噬因之得罪夫杜泰凶監讒殺從謙死有餘辜其唾餘豈士大夫可拾者楊公此語不可謂非失言也

牙牌

唐宋士人腰帶之外又懸魚袋爲金爲銀以別等威本

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爲別耳如公侯伯則爲勳字號駙馬則爲親字號文臣則文字號武臣則武字號伶官則樂字號惟內臣又別爲一式其後工匠等官雖非朝參官員以出入內廷難以稽考乃製官字號牌與之若英宗世宗兩朝俱有王府儀賓在京得懸牙牌想俱用親字無疑矣惟道官如協律郎奉祀之類亦得用文字號似爲僭擬宜以道字別之又文臣章服各以禽鳥定品級此本朝獨創向聞教坊官繡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此更當改他禽無溷清流可也

笏囊佩袋

古今制度有一時初獲其後循用不可變者如前代之笏囊與本朝之佩袋是也凡大朝會時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間聲韻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尙寶卿謝敏行以故事捧寶逼近宸旒其佩忽與上佩相糾結賴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命自今普用佩袋以紅紗囊之雖中外稱便而廣除中清越之音滅矣惟郊天大禮不敢用袋登壇時惟太常侍儀進爵中涓輩俱不得從萬曆丙戌年今上南郊寺臣董宏業所佩忽爲鼎耳所絀上立待許久始得成禮然祠官之不袋

至今猶然蓋敬天又特重云○按郊天不使貂璫得侍最合古禮而今太廟祭祀則大璫輩俱得法官祭服在上左右蓋起於中葉宦官恣橫時非祖制也又先朝太常卿多以黃冠充之如蔣守約崔志端之屬至列銜宗伯亦以此輩嫻習科儀遂止合節儒臣或倉惶失措耳嘉靖以後始限羽流官止寺丞專供駿奔如董宏業卽起家道士者尙失禮至此則不習者可知矣又尙寶卿捧寶爲御前第一璽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寶此高皇制也今正殿正門盡削奉天之名何居

三世得諡

弇州記父子得諡者以爲盛事然尙未有三世得之者

今于餘姚孫氏見之第一世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尙書

諡忠烈燧第二世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陞第三世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簡鑑則國朝二

百餘年來海內僅此一家而已且門宗貴盛世以忠孝

清白見稱籩兄弟四人俱致位列卿名德無玷真熙朝

盛事也

父子得諡

弇州記父子賜諡者十五家同諡文者止一家倪謙與
岳也此後則南充陳文端以勤而子于陞諡文憲繼之

則今上二十四年事弇州身後數年矣十五家中如父儀智未嘗爲翰林而得文簡子銘曾爲脩撰乃不得文諡而曰忠襄似不可解然智以儒士薦起銘以任子起家致身卿貳智以侍郎起贈太子少保銘以太子太保超贈太師俱不由科目同被兩朝殊典爲可異耳

却千里馬

唐昭義節度劉從諫得異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受從諫大怒殺馬遂負固跋扈其子稹叛逆實基於此今上乙亥天方國亦獻千里馬其時太宗伯爲萬文恭士和不以上奏竟用部文却之時江陵公柄國尙矯情振厲

未肯以異物開冲聖侈心蓋用漢文帝却馬事爲比也然今古不可例拘如唐太宗時各夷方入貢珍奇至命閣立本繪爲職貢圖至今傳爲佳話倘天方國借此發憤不修臣禮其於柔遠之義失之多矣

先朝進馬

先朝進馬者如洪武四年僞夏主明昇進良馬其一最神駿高至九尺身長十有一尺足亦高七尺有肉隱起自膺至尾如龍鱗命典以高敬襄囊沙四百斤壓之始可跨以行上行夕月禮必清涼山一塵不動上大悅賜名飛越峰繪形藏之宋徽宗有贊永樂十八年山東諸城

人崔友諒獻青蒼駒麟臆虬文形體詭異上賜名龍馬
羣臣表賀至宣德四年七月撒馬兒罕國貢蒼龍駒記
稱馬八尺曰龍此其種也產於西極風鬣霧鬣蒼然若
雲體質潔素駿異殊常但禮部尙書呂震等表請賀則
不許耳宣德九年甘肅鎮獻名馬有所謂瑤池駿銀河
練照夜璧飛雲白碧玉橋白玉馴玉鱗飛者其色皆純
白尤爲罕睹正統四年六月撒馬兒罕又遣使貢馬身
色純黑蹄額皆白賜名瑞麟又詔畫史圖其貌閣臣少
師楊士奇等各作詩或上頌蓋祖宗盛時皆不拒也况
各屬國如安南瓜哇諸夷俱有年例額貢馬匹以至川

賈雲南各土司亦責貢馬何獨至天方而斥之江陵公
敢熟本朝典故獨不一考耶

吳悟齋奪諡

仙居吳悟齋

時來

以先朝直臣拜左都御史領西臺適

戊子北場事起覆試中式者八人時原參官禮部郎高

鳳翥

桂

亦同評閱欲斥二人以責其言吳獨力爲解欲

盡保全之終不能得高疏實出于景素

孔兼

所授高旣

請去于恨吳遂深吳自是連遭掎擊數十疏温旨慰雷
尋卒於位賜諡忠恪踰年于爲儀郎以職掌上言謂吳
末路改節不宜冒上諡尋下部覆請竟得旨追奪諡號

時東阿于穀峰

慎行

大宗伯實主其事以覆試時會左

祖高儀郎與吳面爭不便具覆甫去位而于儀郎疏卽

上矣時申許二相並罷歸太倉王相省母還獨山陰

王相一人在閣竟允其議代于宗伯者爲李棠軒

長春

東阿至厚同年也悟齋晚節微有可議然今上所奪止

二大臣前爲江陵文忠後爲仙居忠恪並罹身後大辱

咸謂吳罪稍未蔽法云其後郭明龍

正域

署禮部亦議

奪不稱者數人以內閣正與不成留中不下然則仙居

之被奪亦事會使之然○嘉靖初有贈太保工部尙書

李鏈奪恭敏之諡以楊一清私與故蓋議禮新貴厄之

也若穆廟初奪陶邵二真人及顧盛兩尙書諡則公論所快矣

吳仙居奪諡

再見

萬曆十八年八月左都御史吳

時來

病故其妻尹氏請

卹上下之禮部時禮書爲東阿于公慎行覆疏云所據諡典一節爲照本官持身端介體國忠誠登瑣闕而抗論權奸直節曾甘乎萬死總憲臺而主持風紀清風丕振于羣寮允爲昭代貞臣堪副士林雅望易名賜諡允協輿情上遂賜以忠恪上諡是時吳門當國許王次之吳素與揆地厚善以故于宗伯雖心銜吳而褒美甚至

未幾吳門歛縣去國婁江未至于時于景素

孔兼爲儀

曹副郎卽疏請奪諡矣蓋于宗伯授遺計以伸其夙志也諡典是祠司職掌與他司無涉時禮曹無人肯出疏于卽任之亦以舊隙久相左也其事子曾記之又爲補訂云。初己丑春覆試戊子順天舉人時東阿以左侍郎代朱大宗伯監試東阿素不樂典試者謂屠大壯卷文理不通當斥吳仙居力爭始得置亦通中旣而奉旨俱准入試然初時批壞諸試卷者又卽于景素時尙爲主事也故二于俱恨仙居次骨云于請奪吳諡疏末又申言請補故御史楊爵諡楊爲世宗朝直臣繫獄七年

僅歿牖下委宜補諡但以楊形吳見其褒貶恰當可謂良工心苦矣

邱侍郎獻諛

嘉靖末年黃岡人禮科都給事中邱岳請修承天大志先是顧中丞璘請修志既成而報罷至是邱又以爲言上大悅比志就進呈修書者皆無賞獨邱以傳奉超陞禮部侍郎不數月而穆宗登極降一級調外任邱恚不赴至江陵柄政邱始出補官江陵亦許以光復矣邱乃以己姓名獻一對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爲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大喜將超擢而病告殞矣

邱竟以外藩再斥蓋兩番貢諛皆不得厚償世謂君相
造命亦未必然

不識方印

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
條記其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事卽督撫大臣及總
鎮大帥亦然俱得帶印綬則謂之印亦可近年有一嘉
定令起家癸丑進士故南產世席純綺初視事所屬有
二巡司其一司具申文于縣令用欽降方印于年月上
此令闕之大怒批云何物卑官輒敢藐視上臺私用方
關防法當重究其巡檢駭懼走謝引過且訴此印自國

初頒降凡申撫按各臺俱然今老翁嗔怪是後再不敢用矣此令內慙陽責詈而遣之凡關防未有方者此等學問見識不特可恨亦可哀哉

恩詔冠帶之濫

內外兩大計爲宏治後大典凡恩赦內俱開明不許概復其後漸不然王弇州謂始于今上壬午赦文除去朝覲考察字面以致貪酷爲民者亦列冠裳歸罪于張蒲坂之市恩其說誠是但其時去穆宗朝未遠庚午考察科道一案全出高新鄭私意高失位後凡在廢籍者公論翕然推轂而去年辛巳內計則艾穆沈思孝等亦

贅名永錮中時故相新歿諸君子勢必向用則此舉蓋有爲而然所惜者不明著其實耳至如近日辛亥之察時論共雪七人之枉于是有列不謹條中者亦登薦剡破天荒他日貪酷兩欸且有奢望又何論冠帶哉○按先朝治貪酷吏極嚴如宏治十一年清寧官災恩詔凡誥勅准給未領而因事降調非貪濫酷刑者仍給與世宗登極上兩宮徽號凡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其因事降調非貪濫酷刑者仍給與蓋降調本非永錮而貪酷尙不得沾恩況大計削籍者乎

朝班

朝班自有定式今上久不臨御班行遂無定序癸卯忽
有臺臣與部屬互爭先後時蔡虛臺獻臣爲儀郎當主

議稍以故事折之爲豸繡交臂聚唾因調停爲常朝大

朝之說總之無成規也因憶往年沈晴峰太史懋孝曾

爲予言王太倉相公爲官允時立班未定而吏科都給

事韓元川越次進欲與所厚者接談王提而下之日此

非權相堂庶韓楫亦故爭先取捷耶韓本新鄭私人王

素嫉其生平故借朝班折之退朝韓訴于朝房新鄭怒

甚方盛氣以待而王續至其詆呵幾不可聞新鄭倉卒

失答急令人邀馬乾庵白強相公至兩叱之方解去蓋

王與韓皆馬先後所取士也此時沈正在詞林目覩其事因歎太倉之不撓而新鄭出不意中尙能呼其座師息關亦是急智

舊制一廢難復

太祖舊制內臣出外非跟隨親王駙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馬候道傍待過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閣大臣俱揚鞭直衝其中道矣舊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輿今凡在京大小官員俱肩輿出入初猶女轎蔽帷不用呵殿今則褰幙前驅與南京相似矣舊制給事中迴避六卿自嘉靖間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徑

衝尙書劉應龍潘珍兩轎之中彼此爭論上命如祖制
然而終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會儼如寮友途間
相值彼此下輿揖矣太廟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
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其議
部覆不許今不知何時何人作俑六科都給事俱隨班
駭奔于太廟中矣此皆蔑棄舊規遺制之極然而一變
之後遂不可改他如藩臬臺與按臣本寮友今以素服
行半屬禮參游亦方面重寄今叩頭披執與卒校無異
此又皆勢處極重必難返者至若制誥兩房中書官初
本內閣僚佐今已夷爲屬吏且大半非科目清流甘心

爲役無有後言惟新輔臣到任兩房入謁之後新輔亦至兩房答揖尙存往日舊例至于吏部選君見都察院不肯行跪禮而五部尙書至吏部反揖四司郎官最爲失體至嘉靖末年張永明爲左都御史始正之以至于今惟此一事存餼羊云

禮部官房

李晉江相公爲少宗伯時節省署中羨餘置買官房自三堂四司司務廳皆有寧宇春曹始免僦居之費蓋自其爲南部行之以及于北此法甚善各曹宜倣而舉者但李能耐煩瑣任怨譏有陶士行風範他人或不辦亦

不屑也。又禮部到任陞轉諸公費俱出教坊司。似乎不雅。此項斷宜亟革者。南京禮部堂屬俱輪教坊值茶。無論私寓游宴日日皆然。隸人因而索詐。此亦倣規北部。却無之兼有弦索等錢糧解內府。如此猥褻似皆當速罷。往時許新安爲次揆。好以青蚨施丐者。每出則鷄衣載道。擁轎叫呼。識者非之。近日晉江亦然而南中一大司空于犒錢之外。遇寒復有絮袍之賜。卽使有濟亦溱洧之惠也。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都雄貴。其父必登俎。

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
秋兩祭而鬻序中遂借公舉以煤重賄日甚一日至于
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皮置高閣間供齋役爨材矣蓋
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
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拜奉主以
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尙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
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褐蓋

舊制仕宦四品腰金以上始得張褐蓋未及四品者惟
狀元以曾經賜京兆尹鹵簿歸第遂仍不改他亦不爾

也猶憶先人自翰檢差歸轉修撰假歸俱用青緞如他
官後來詞林六七品忽皆黃線緞銀瓜前導已爲踰分
未幾而庶常亦然乙科之爲待詔孔目者貲郎之爲典
籍侍書者又倣之至于詹簿詹錄亦用之此何說也詞
林轉五品者惟光學士則本班在三品之末且在京開
棍如大僚而庶子諭德洗馬及講讀學士在京亦張大
金扇以故向來俱得用黃緞十年前有一御史轉通政
參議忽用之殊以爲怪近日則光祿尙寶之丞俱僭張
褐蓋驛遞亦用此迎送遂以成俗十年前有一行取外
僚改青緞爲天藍郎署以下爭相慕倣遂不可改尤爲

創見○近日事例濫開一切徒隸輩俱得以白鏹授勇
爵披金紫戴黃蓋充塞道路而無如之何因憶近年京
師有一快心事故駙馬許從誠尙世宗女嘉善公主有
孽子名顯純以太學生入貲遙授指揮僉事其人擁多
金負小慧學詩畫以此得交士大夫一日擁騶騎乘小
轎過正陽門所謂碁盤街者下輿遇巡城御史穆天顏
相遜而揖別去穆問何官從者素憎之對曰此納級武
弁也穆大怒追還裸而笞於道旁路人莫不擲榆今年
閱武錄其人已用錦衣籍登武進士矣○向見錦衣奉
使出者俱坐八人轎覆褐蓋雖試百戶亦然不知始自

何時有一溧陽人蔣文興者史元秉繼書家奴也史爲

緹帥文興因冒功官百戶差至浙江翠人亦用此體今

上庚子年事予親見于杭城中若內官銜命而出無論

崇卑真偽遂無一青繖要之此輩不可理喻亦不足深

詰也許顯純後爲魏璫鷹犬卽五彪之一士大夫受其

屠戮最爲慘酷

野獲編卷十三終

野獲編卷十四目錄

禮部

滁陽王奉祀官

女神名號

廩生追糧

五嶽神廟

北嶽

祀典

園陵設教坊

孔廟廢塑像

先聖木主

呂仙封號

四賢從祀

加前代忠臣諡號

解池神祠加號

部科

比甲只孫

仕宦謹歸服飾

教坊官

科場

教職屢爲考官

學士兩主會試

十典文衡

金寶

考官序次

鄉試取士濫額

奏許考官

減場解元

順天解元

京闈冒籍

薛文清主試

天順初元會試

會試刻文

京考被劾

考官爭席

霍涓厓不認座師

師弟相得

貴後一拜師

考官畸坐

關節狀元

野獲編卷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禮部

滁陽王奉祀官

今泗州蟻城之北爲熙祖山陵設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員朱氏世襲其先爲宗壻遂承國姓仁祖陵在中都鳳陽府太平鄉之北設皇陵衛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二員以劉汪趙三姓之後世襲劉卽義惠侯子孫汪卽汪氏老母孫也泗州祀官以懿親當世職不必言如劉如汪不過龍潛時故舊世叨冠裳國恩厚矣惟是滁陽王

郭子興長子郭大舍者戰沒一女充太祖惠妃幼子名老舍者僅與莊田而不得官卒後亦賜諭祭傳凡五世尙以庶民歲得一朝京師至名琥者於宏治癸丑上始與冠帶守祀壬戌歲聖旨郭琥與做奉祀遂得比劉汪二氏矣至正德間而琥求乞無已且請印信當事者厭之遂革其職至世宗登極琥復疏辨上哀之始還其舊秩止許終身此後遂爲編氓以至於今夫滁陽破家以成帝業且無論高后微時瓜葛卽惠妃生蜀代谷三王永嘉汝陽兩公主與國家勲舊兼之戚畹而後人不叨一命之榮滁陽之祭亦僅有司歲終一舉而已是亦聖

朝大缺典大恨事也

女神名號

孝女曹娥在宋大觀四年封靈孝夫人至政和五年加封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又加靈孝昭順純懿夫人父爲和應侯母爲度善夫人此無論名號之無稽而女之父以溺死則水府乃其深仇有何和應亦不經極矣我太祖盡革之但稱孝女曹娥之神令有司歲時祭祀則最爲正大至於海神今東南共祀者在宋已封天妃蓋妃生宋哲宗元祐時莆田人姓林氏生而靈異歿而爲神本朝永樂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爲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廟號宏濟天妃之宮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蓋其時將遣鄭和等浮海使外國故祈神威靈以助天聲與孝女封號事若相戾然于敬奉靈祇則二聖一揆也江海二神俱以女真享食故並記之。○按曹娥碑中所云嬰娑蓋言巫降神時按節而歌此其舞貌也而宋封孝女敕文乃云其父迎嬰娑神因溺死則冬烘之極不知其時當制者何人也又宋封天妃言神功德可與天配故名天妃今以爲后妃之妃則褻甚矣古以伍子胥爲五髯鬚以杜拾遺爲杜十姨又何足怪

廩生追糧

正統元年初設提學省直憲臣時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疏請凡廩生考斥者俱追糧爲民時以爲苦至成化九年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今斥生已奉勅充吏請停追糧上許之禹錫起家甲子乙榜爲國子學正曾充天順四年會試同考官尋陞監丞值天順七年會試火焚舉場禹錫疏請贈舉子焚死者俱爲進士禮科駁其非下錦衣獄訊治旣而用其言宥之成化中遂入臺班○先禹錫以國子學正掌京衛武學上疏謂武學生俱純袴子弟驕惰不學今後武生考劣等俱宜追所食廩

糧以警其餘上亦允之其持論不同又如此蓋斟酌時宜通達國體之士也○按正統四年八月江西南安知府林芊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于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于一朝固亦難矣且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行禮部除其令矣何以成化間而禹錫又有免追之疏想林疏已行而中止耶

五嶽神廟

正統三年湖廣巡按御史陳祚奏衡山嶽廟冊損遂欲

盡毀其后妃像設寢殿朝堂僅立壇墻齋室以供祀事
且引宋儒張栻之言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
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而宇之也何居上下其奏于
禮部尙書胡濙以爲太祖更制神號而不除像設必有
明見所言不可行上從之命湖廣布政司督修按禮五
嶽視三公豈有無室無貌之理陳祚祖張敬夫陋野之
談妄議祀典已開張璠去孔廟聖像之端矣

北嶽

北嶽恒山據一統志云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
里歷代自舜時巡俱祀於此地及石晉賂契丹割以與

虜至宋不能復乃致祭於真定府之曲陽縣因俗有飛來石之語遂借之以文其陋本朝因而不改此說其來

舊矣宏治六年鈞陽馬端肅

文升

爲大司空始疏請還

祀渾源謂本朝旣遷都北平而真定在京師之南于祀北嶽甚悖況渾源尙有故廟基址修葺無難上下其疏于禮部時宗伯倪文毅岳覆疏謂事體重大僅請修建恒山舊廟而已說者謂文毅之父謙會禱于曲陽北岳廟因生子名以岳故文毅力過移祀未知果否後至萬歷十二年大同巡撫胡來貢又如鈞陽疏請之平格於禮臣覆議不允而止因陋就簡此祀之正在何日耶○

又寰宇記云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正是此地周禮曰并州山鎮曰恒山鄭注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至高齊天保之年始去上字故郡名恒山今祀本不悞不宜更易于渾源此說似祖趙宋飛石而附會之謂舜阻雪于此卽柴望北嶽之說也當再質之博洽者

祀典

世宗朝大虜頻犯內地上憤怒思所以大創之時正議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涑給事中陳葉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削元世祖之祀又追論故

誠意伯劉基曾受胡元僞命故力爲擁護致污廟祀非
出我太祖深意上嘉而允之又如孔廟易像爲主易王
爲師尙爲有說至改八佾爲六籩豆盡減蓋上素不樂
師道與君並尊永嘉伺得微旨建議迎合廷臣爭之上
不顧也又進歐陽修於兩廡則以濮議與永嘉暗合故
特崇之未免爲有識所笑至斥姚少師配享太宗則聖
見超卓非臣下所及矣今上甲申年議孔廟從祀時主
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蓋猶祖桂萼等
之說也唐以貶去先是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俱得旨
崇祀已定至次年而唐始阻止且疏末又欲斥兩廡之

陸九淵而進宋之周張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則舉朝皆駭怪况九淵爲世宗所褒與歐陽修並祀安得擅議廢退其僅得薄譴者幸耳是後王弇州遂疏請裁定孔廟從祀欲升有若南宮适而降宰子冉求申王二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從中格而說者遂譏弇州考察聖賢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萬無行理此議似可已

園陵設教坊

世宗入紹報恩所生如會興邸舊園爲顯陵此情也亦禮也至推恩蔣氏命爲世都督僉事令專典祀事以比魏國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爲濫典至嘉靖二十七

年增設伶官左右司樂以及俳長色長鑄給顯陵供祀
教坊司印獨異天壽山諸陵不特祀豐于廟廟傳巖猶
以爲瀆且教坊何職可與陵祀接稱不幾於皇帝梨園
子弟貽譏後世乎時嚴分宜爲首揆費文通爲宗伯宜
其有此

孔廟廢塑像

正統八年國子助教李繼上言宮殿將成惟太學尙仍
元舊且土木肖像不稱亦非古制請擇地改建上曰朝
廷自有措置不允天順六年三月蘇州知府林鶚因文
廟聖像頽壞乃并諸賢像皆易爲木主然未敢聞之朝

也至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者遂上疏欲以木主改塑像上不允斥爲雲南府幕而去至宏治十二年己未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廉遇闕里災乃上疏宜趁廟宇一新更易木主以革夷教又大成二字乃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亦宜革去上雖不從而不加譙讓至嘉靖初永嘉用事而普天塑像被毀矣蓋其說非始於張也楊又有疏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其說更爲不經識者非之楊至宏治甲子以告病光祿少卿聘主浙江鄉試被言官指謫謂其欺君不忠後官至宗伯得上諡時嘉靖乙酉蓋永嘉以

議合左右之

先聖木主

張永嘉當國議易先聖孔子塑像爲木主時徐文貞爲編修抗言其非坐是外貶天下翕然稱賢蓋高皇帝謂塑像爲故元夷俗一切城隍岳瀆盡易木主廢王侯之號獨孔廟存塑像仍王爵至永嘉承世廟聖意易王爲師併棄像設時論不以爲然然廣東廣州府城隍神木主至景泰中巡撫都御史王翺仍易以塑者則高皇制作當時已不能盡奉行矣又宣府儒學聖像亦係土偶有鎮守大帥永寧譚廣者範中金爲五臟實其中未幾

被盜穴其背而取之此亦天順間事見葉文莊日記中者然則木主亦未可盡非也○徐文貞抗論孔廟事上恚甚既逐之又下旨云徐階天下小人永不許擢用未幾超爲學使者超爲祭酒侍郎長春卿入內閣繼分宜當國奉世宗末命爲時元臣幾軼永嘉而上之宏治十二年給事吳世忠請尊夫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帝不允

呂僊封號

世宗奉元諸典不可勝紀惟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官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祐帝君而工所告成則用次揆嚴分宜近呂洞

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但人間未有稱之者卽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四賢從祀

隆慶初元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而給事趙■御史周宏祖則主薛瑄都給事魏時亮又加以陳獻章凡三人後會議僅瑄一人得祀時爲隆慶五年則徐文貞去國久矣初徐文貞議復王守仁爵并欲與薛一體從祀以衆論不同僅還故封比新鄭當國遂嗾給事中笪東光劾原任給事魏時亮附階私守仁借從祀以濫與伯爵欲坐徐魏以專擅封拜論斬

蓋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會東光病狂衣紅衣
跣足唱曲入朝被參逐去自是無敢議守仁從祀者矣
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斌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許蕭
廩謝廷傑余乾貞等各獨疏薦守仁宜與瑄同祀時萬
文恭士和為禮卿亦特疏專王守仁御史李頤則薦胡
居仁宜與王守仁同祀而無及陳獻章者時旨下雖命
會議然張江陵秉政素憎講學諸公言路逢其意攻守
仁者繼起以故卿貳臺瑣以及詞臣無一人肯具議者
事遂中輟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講首倡議則又薦獻
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鍾宇淳亦同其議乃科臣葉

遵主事唐鶴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諸疏會衆議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趙錦等御史許子良等戶科給事蕭
彥等官坊徐顯卿等韓世能等各公疏禮部王士性一
人又獨疏俱薦陳王二人又不及居仁上意亦以爲然
時惟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陞中允吳中行則以王陳胡
三人當並祀而閣臣有疏亦謂三人同祀之說爲允祀
典從此定矣時禮卿爲沈歸德經當主議僅左袒胡一
人而于陳王俱有訾貶忽聞閣臣有疏亟露章遏止之
上僅批已有旨了其疏與閣疏同日發下沈遂疑揆地
故抑其言怏怏見於辭色相猜自此始矣次年春南京

戶部主事唐伯元則又痛詆守仁之學至不可聞而上
出嚴旨斥唐偏見支詞撓毀盛典于是眾喙始息說者
謂新建之孫與戚畹永年伯王偉共醵數萬金從內援
得之尤爲怪妄永年雖浙籍與文成非一家且雖名外
戚而實酷貧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後無
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豈真高明鬼瞰耶○初祀議
紛紛時尤祿寺李楨又別薦曹端呂柟等五人而以禪
學暗攻守仁獻章爲上所詰責大理少卿王用汲則單
疏專劾守仁爲悖叛朱晦庵且謂守仁曾冒朱熹爲夷
狄禽獸至造其像鞭朴之則又勦襲風聞仇口也于是

上始有守仁朱熹學術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之旨
然皆祀典未定時也其時內閣止申許二人在事沈歸
德沍任未匝月既開疏伸而部疏繼爭者俱已付之忘
言獨唐戶部於事後力爭蓋代歸德不平也今歸德自
刻南宮奏稿最爲詳備獨削從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
○王文成初歿桂文襄諱魏恭簡校董文簡玘尼之于
先矣至穆宗初又以徐華亭故波及良知之學攻之不
止直至甲申歲出自聖斷始祀兩廡而唐戶部疏中至
云皇上爭寵王氏如此蓋暗指永年賂通中官見之章
奏以故上怒而謫之此等語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唐

難乎免矣又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
謗大璫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爲之與主議遂中止陳
在成化被召時爲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
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璫張宏故產粵中私其里中
先達特下俞旨並祀三臣此祖子產立公孫洩故智也
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然而薛河東議祀時高新鄭
爲政主議言官則吏科都給事韓楫爲首山西蒲州人
與薛同里因極意推崇韓又新鄭第一心腹門生故一
疏而穆宗立允舉朝無敢異議至胡居仁向來少有議
崇祀者臺臣李頤亦餘干縣人與胡同邑始躋之薛王

之列其後沈歸德因據以上獨祀胡之疏二賢雖無忝
盛典又得鄉人之助如此

加前代忠臣諡號

蜀漢關壯繆侯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累加至大帝天
尊之號而極矣或云上夢有異感遂進此銜名未知果
否然又加南宋岳鄂王諡號見之詰詞不下壯繆則海
內或未及聞也其最後加岳諡云誅邪輔正大將精忠
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統領禋祀蒸嘗協理三十六
雷律令贊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清永揚帝化神霄右
監門靖魔忠勇岳鄂王蕩鹵大元帥其崇奉亦至矣今

西湖鄂王祠脩飾甚麗禾郡有稱其子孫立祠字者何
不以此顏其廟而猶仍宋故稱耶

解池神祠加號

國家鹽利惟兩淮爲最然歲入不過六十萬緡已當天
下之半若較之宋僅二十中之一耳按宋鹽有四種一
曰末鹽卽今煮海所得兩淮兩浙荆湖閩廣河北俱用
之次曰顆鹽卽今解州及晉中蒲絳所出中州秦晉趙
魏用之三日斥鹽則川蜀四路用之以上與今日畧相
似而行鹽之地則已不同四曰崖鹽出于土厓秦鳳階
成所用今未聞也然宋一歲獲鹽之利凡二千餘萬緡

我朝全盛何以僅僅止此且洪武三年戶部言陝西察罕騰兒之地有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皆募商人入粟中鹽則所出之地亦宋所未有今但稱靈州課司惟隴西三府食此鹽耳熬鹽之外獨解鹽最奇其出之歲亦有豐歉唐大厯中河中鹽池爲秋霖所敗度支韓滉獨稱不爲害且有瑞鹽代宗喜賜二池名一曰寶應一曰靈應頃今上己丑年河東鹽池利大興御史秦大夔奏聞請加崇穹爵以答神貺時議本朝於海內神祇久革侯王之號乃詔賜祠額曰靈市蓋司鹽之神惟解若

靈異耳。○解池相傳爲蚩尤血所化其說不經且其長五十餘里周百餘里又有淡泉二區味甚甘冽鹽得此水方成又有女鹽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土人引水沃畦水耗土自成鹽蓋天生之利也自大厯奏祠遂建鹽風亭有碑在池北之峨嵋坡至貞元十三年又有鹽池靈應公碑則更得封爵矣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鹽池大壞關壯繆以陰兵與蚩尤大戰而破之始爲之建祠至崇寧元年加封關爲忠惠公大觀二年又加武安王蓋關自以桑梓之鄉加意擁護而鹽池之功遂超鹽神而上之矣

部科

凡部曹一拜副郎馬前卽得用鞍籠如正郎及科道諸臣矣今惟吏禮二部無之相傳銓屬以衙門華要欲比小京堂用紅鞍籠疏上而旨不下遂并青者棄之禮部以秩宗清望不同他部亦屏不用又七品例服鵝鵠向來多別綴他補惟給事中獨用之而中書舍人亦效焉蓋兩官俱內府衙門連署出入京師因爲之曰禮科不帶鞍籠求同吏部中書學穿鵝鵠混擬掌科又吏禮二部司官往還但稱侍生不用寅字亦自別於他曹也

比甲只孫

元世祖后察必宏吉刺氏創製一衣前有裳無袷後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襜名曰比甲蓋以便弓馬也流傳至今而北方婦女尤尙之以爲日用常服至織金組繡加于衫襖之外其名亦循舊稱而不知所起又有所謂只孫者軍士所用今聖旨中時有製造只孫件數亦起于元時貴臣凡奉內名宴飲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衛士常服亦不知其沿勝國胡俗也只孫元史又作質遜華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時服之故云

仕宦禮歸服飾

今大小臣削籍爲民者例得辭朝往時成化三年故相

商淳安召還時尙未復官及詣闕投膀子於鴻臚稱浙
江某府縣爲民臣商輅行取到見朝及陛見戴方巾穿
圓領繫絲絲蓋用楊廉夫見太祖故事想當時大臣編
氓者其體皆然頃今上以申刑部尙書潘季馴爲民辭
朝頭戴平巾亦有袍絲絲其巾如吏人之製而無展翅
今六部及藩司知印尙戴之已非方巾矣比來聞朝士
得譴斥削者皆小帽青衣雖日貶損思咎之意恐未安
此蓋與皂之服充軍者方衣之而充軍重譴例不辭朝
若爲民者奉旨云回籍當差猶然隴畝良民固未嘗有
罪國初裨長例得用平巾則潘司寇所戴似爲得之又

冠帶閑住者必先云革了職蓋已奪爵秩無品級高卑
可分一切頭踏儀從俱不得用僅予以仕服耳以故嘉
靖辛酉高安吳宗伯以閑住歸時已拜少保其見客止
青衣角帶并侍衛亦無之真深諳祖制得大臣之體今
俱以章服里居皆蟒玉金紫呵殿赫奕與居官無異失
之遠矣。今上乙酉年右通政梁子琦以議壽官不合
奉旨降本司參議閑住丁亥年在籍兵部尙書凌雲翼
以毆諸生被許奉旨革去官保以尙書閑住夫旣罷閑
住又何秩可降乃復從貶謫是無官者反得官矣揆地
如此票擬不滿諳練者一笑耳先朝故老決不冬烘至

此

教坊官

教坊官在前元最爲尊顯秩至三品階曰雲韶大夫以至和聲郎蓋亦與士人絕不相侔我朝教坊之長曰奉鑾雖止正九品然而御前供役亦得用幞頭公服望之儼然朝士也按祖制樂工俱戴青巾字巾繫紅綠搭膊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此會典所載也又有穿帶毛豬皮靴之制今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吁可異哉

科場

教職屢爲考官

荊州府教授陳觀字子瀾以鄉薦授福建延平府教授歲滿調湖廣黃州府陞國子助教力請補外改除武昌府又調荊州府初爲應天府同考試官再爲福建考官調荊州後又爲江西福建考官以歲滿致仕歸後起復爲應天同考試官自來舉人無直選教授者觀得之又辭成均就外任且歷四郡一異也教職典試未聞有三數往者觀凡六次且爲應天同考者亦二二異也觀以洪武庚午登科壬申就選至正統辛酉尙典試凡爲教職五十餘年三異也卑官已居林下又特選爲主司且

屢爲主考又爲分考四異也事見陳少保循所爲陳觀志銘

學士兩主會試

國初官制未定詞林晨星以故有一人而三主會試者如永樂十六年戊戌二十二年甲辰皆侍讀學士曾棨爲正主考至宣德二年丁未曾以左春坊大學士兼讀學又爲副考蓋三度云宣德八年癸丑少詹事讀學王直爲副考正統元年丙辰爲正考四年己未己陞禮部左侍郎兼讀學復爲副考亦得三次然二公後俱終于卿貳不得大拜至成化以後詞林大備漸不復然惟錢

文通

溥

成化中乙未辛丑兩爲正考而宏治三年庚戌

復入正主會試然前二次俱學士最後則爲文淵閣大

學士非復詞臣比矣其他詞臣兩主會試者固多然其

後次多以入閣得之其未得爲閣臣而再司南官試者

天順四年庚辰尙寶少卿兼編修柯潛爲副考七年癸

未以故官再爲副火焚科場不完而出此無足言彭文

思華以光學士主成化戊戌以正詹事光學主成化甲

辰吳文定

寬

以諭德主成化丁未以吏侍學士主宏治

壬戌石文隱

珪

以禮侍學士主正德庚辰以吏書學士

主嘉靖癸未張宗伯

潮

以少詹事學士主嘉靖壬辰以

禮書學士掌詹主嘉靖甲辰曾宗伯

朝簡

以禮侍學士

掌院主萬厯戊戌以禮侍學士掌詹主萬厯辛丑此五
公中其後惟彭石得爲輔臣然彭戊戌爲副甲辰爲正
吳丁未爲副壬戌爲正石以庚辰爲正癸未反爲副曾
兩次俱副考內惟張兩度俱正考爲奇然甲辰之役以
病卒於闈中輿尸而出盛美之缺陷如此

十典文衡

弇州盛事紀錢侍郎

習禮

六典文衡以爲極奇不知其

于永樂二十三年甲辰巳爲會試同考宣德二年丁未
再入會場分考則并後之鄉會主試共八次矣而正統

元年丙辰廷試四年己未廷試又皆爲讀卷官凡主文柄者十度又錢之初主應天鄉試爲宣德己酉而悞書爲永樂丙午正統四年讀卷而誤書爲主考至正德六年辛酉錢又以翰林光學爲順天主試而弇州缺不書始信紀載非易事。弇州盛事又記梁文康儲正德戊辰甲戌兩主會試是矣然文康宏治壬子辛酉又兩主順天鄉試竟亦失記何也他如劉文靖健再主兩京鄉試四同考會試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李文正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同考會試兩主考會試八充讀卷似亦可爲錢侍郎之亞云。又楊文敏榮典京畿鄉試一

次廷試讀卷九次亦可稱十典文衡又初預修高廟實錄後文昭章三廟實錄又爲總裁俱爲難違其十知貢舉者前爲胡忠安漢後爲嚴分宜高十爲讀卷官者前爲蹇忠定義後爲王文端直亦可稱盛事

金寶

金寶者浙之金華人永樂初生員上書陳王道其綱有四其目有五上嘉納之又試策三道俱稱旨遂命入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授翰林典籍又預修永樂大典晉春坊司直郎洪熙中陞衛王府長史正統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卽以是年卒於京以青衿爲纂脩一異也

以青宮近臣曳裾王門二異也以藩府外僚膺文衡重
任三異也是時官制已久定而金寶獨承異數如此○
是科與寶同爲分考者有浙江僉事花潤生而江西豐
城人李郁者以承差習禮記中五十九名

考官序次

景泰二年會試吏部左侍郎江淵修撰林文爲考官二
人俱庚戌進士林爲一甲第三人江則庶常也林滯史
官二十二年矣知貢舉禮部尙書楊寧亦其同年三人
者官爵高卑夔絕而同事南宮已爲可異至房考則侍
講劉儼官反尊於副主考而修撰編修二人次之南京

刑部主事錢溥廣東左參政羅崇本又次之其未則敎
授學正訓導各一人凡分考八人始中二百名較前朝
加多矣景泰五年會試分考始無外官其領房爲翰林
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楊鼎而詹事府丞李齡以己
酉貢士次之左中允兼修撰柯潛又次之可見本朝官
制重詞林而抑坊局且侍講中允俱正六品而相兼如
此天順初元岳正以修撰入閣亦兼贊善則俱從六品
相兼至今上己卯用中允高啟愚主應天試而侍讀羅
萬化副之後來以舜禹命題爲言官論列高坐削奪弇
州公謂故事修史主考皆講讀先而中允後此舉乃出

政府意而不知講讀之得兼中允也然則不但兪州未
熟典故卽江陵公當軸亦不諳本衙門舊典矣是年會
試對讀官有仙居知縣張翔名下書文學才行出身取
中三百五十名如永樂十三年之制又正統十三年兪
州云是科廷試右都御史掌鴻臚寺楊善以守城讀卷
然是年登科錄並無楊姓名至景泰二年景泰五年二
科始爲讀卷官耳且正統戊辰科尙以亞卿掌鴻臚至
景帝監國始陞右都也兪州博洽第一而偶訛乃爾
鄉試取士濫額

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鄉試竣事後給事中徐廷章上

言今者科舉山西陝西皆取百名其數浮於額三倍爲
悖典制按正統四年英宗在御已定山西陝西解額皆
四十人則所收雖未至三倍而考官故違明旨罪難自
逭乃禮部覆奏云此後仍宜如宣德年例蓋不以正統
所增爲成規矣又云若文字果多合格亦不妨多取但
不得過二十名則併宣德舊額亦不復遵矣時掌春曹
者爲胡忠安澐其人以模稜致高位宜有此等議論至
正德三年則科場定制明備已久又用給事中趙鐸疏
下禮部議增解額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東山
西俱九十名是時劉瑾陝西人焦芳河南人故比周爲

奸厚其桑梓而齊晉二省則以餘潤見及遂超江浙闕
楚四大省而出其上又二年芳逐瑾誅是科其說不復
行然是時周陽曲經以宗伯主議何以附和至此豈亦
以身爲山西人耶先是宏治間李廣之死六科十三道
糾周賄賂交結諸狀周恚辨甚厲今視此舉無乃不誣
未幾歿而易名文端時周壻曹元爲逆瑾私人新入輔
政遂得上諡○按正統初廣解額江西僅六十五人河
南僅五十人乃宣德八年一甲三名鍾復巳中江西鄉
試一百九名三甲進士楊玉巳中河南鄉試一百二十
七名此則不可曉矣

奏許考官

自來子弟不第父兄無奏許考官者惟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之循言子瑛文言子倫文字俱優不爲試官劉儼王諫所讖拔欲罪之賴大學士高穀力爲解救儼等宥罪瑛倫俱許會試次年丁丑正月睿皇復辟而王文就誅陳循遣戍矣此事古今覩見宜其不旋踵而敗後人亦無敢效之者惟嘉靖甲午順天鄉試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汪鋐以子不與中式乃指摘場弊劾考官廖道南張袞且以太祖誅劉三吾爲言道南等卽引陳王及劉儼故事以答上兩不問次年鋐亦

劾罷旋死鉉之橫惡此特其一端且狼闇無識至此更爲可笑此後二科爲庚子順天鄉試掌詹事禮部尙書霍韜亦以子畿試不錄恚甚欲糾主司童承叙楊惟傑其門生李開先力勸之曰公有子九人安知無入彀者姑聽之韜次子與瑕果中廣東鄉試第九名霍乃止疏不上未幾亦卒於位自制科以來大臣僅有此三次舉動至霍渭厓則正當主上眷知其疏果上必有非常處分賴李中麓巽言而止總之舐犢情深裂四維而罔顧或誅或竄或自斃俱近在歲月間則其心死久矣

減場解元

正統甲子科四川鄉試以周洪謨爲解元其卷減場止
五篇考試官爲監利縣教諭楊述所特拔明年乙丑舉
一甲第二人歷官史局至成化十六年洪謨爲禮右侍
郎上疑辨錄三卷訂朱熹集註五經四書之誤欲乞聖
裁親加筆削爲其悞者於前續今所訂者於後賜以書
名如漢白虎通之類上曰漢唐宋諸儒四書五經註釋
各有原委永樂間儒臣奉勅纂修考訂悉取其不悖本
旨者錄之天下習學已久洪謨乃以一己之見紛更不
許行次年周卽正位宗伯其在掌■多所建白亦不盡
允行憲宗昇遐首上疏駁御製大學碑靈濟官碑東岳

碑顯佑宮碑延福宮碑戒百官勅諭及龍文春景詩諸
文字用字訛謬宜令改正及憲宗諡議中含譏訕宜速
逮萬安等治罪時孝宗初登極山陵甫畢敢糾先帝制
作之失且句摘字貶不遺餘力是誠何心豈以辨疑一
錄見斥於憲宗故以此逞其憾耶是時萬文康已去位
又其鄉人也蓋借以擠其在事劉博野尹泰和等耳上
命九卿翰林會議皆引經傳子史以證先帝聖製會無
一字之誤且諡議爲禮部掌行當日何以不言不過希
恩于己嫁禍于人蓋已直抉其隱矣覆疏上得旨御製
文字考訂不差洪謨妄肆詆毀本當重治姑罰俸三月

於是六科韓重等十三道劉憲等皆羣起彈治之上以
洪謨挾私偏執但已罰治姑宥爲言蓋全大臣體也使
當日言官追論其鄉試五篇之卷冒冠賢書又獻書爲
先朝所擯故行謗訕豈惟不得仍居秩宗且撥大禍矣
乃終無一人及之者次年洪謨罷去歿而得易名文安
固聖朝優容而一時士風之厚朝論之平亦不可誣也
○成化末年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救
洪謨在禮部請命廣東官送之還國尹直詰之日還國
遭殺奈何洪謨曰于彼殺之我無預矣其經濟如此

順天解元

順天解元向有被議者以輦下人衆妬口易生也如予所知景泰四年癸酉第一名羅崇岳江西廬陵人以冒籍斥七年丙子第一名徐泰直隸江陰人以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論列覆試得畱此二事英宗實錄中俱不詳載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第一名章禮浙江餘姚人以冒籍被劾覆試得畱萬厯十六年戊子王衡直隸太倉人以大學士錫爵子見疑覆試得畱萬厯三十八年庚子第一名趙維寰浙江平湖人以文體被參禮部覆試罰科舉人之有罰科自此始要之博洽如王經學如趙無忝榜首亦遭指摘世共冤之當太倉公之爲子辨

覆試也引章禮爲言而不及徐泰蓋偶不記憶耳

京闈冒籍

國初冒籍之禁頗嚴然而不甚摘發惟景泰四年順天舉冒籍者十二人時禮部主事周駉請照例論罪已中式者斥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人試旣而言者以爲過刻始令斥回者仍許再試其中汪諧者次科卽聯捷矣至成化四年星變考察南京科道交章劾吏部左侍郎章綸縱子元應冒籍京衛軍餘僥倖京闈中式并其他罪宜究上命禮部右侍郎刑科都給事中毛宏往按得實奏請區處上以事在革前姑宥之但革斥元應令

再入試又中浙江第二十名遂以乙未科登高第爲顯官矣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順天中式陸光祚毛廷魁陳策俱以冒籍被劾禮部請發回原籍上命姑准存留但不許今科入試而貸其父叔侍郎陸杰太僕卿毛藁鴻臚卿陳璋罪至四十三年甲子順天鄉試後給事中辛自脩又糾章禮等五人冒籍詔覆試僅斥二人而章禮卽以乙丑登第餘考官監試俱無所問至今上十三年乙酉科順天場後冒籍之說紛起旣而給事中鍾羽王發之爲浙人馮詩等八名俱奉嚴旨詩等二人枷示順天府前滿日同六人俱發爲民禁錮終身是時詭治

既酷二生被重創荷三木窮冬盛寒皆瀕死而甦八人
中史紀純之父爲編修鈞至革職閉住提學御史董以
失覺察調用正主考左諭德張一柱調南京蓋自來冒
籍受法未有此嚴峻且濫及者逮其後再有議則寬政
普及矣

薛文清主試

英宗天順元年南官之試閣臣許彬子名起與忠國公
石亨姪名浚者同登進士時有詩曰閣老賢郎真慷慨
總兵令姪獨軒昂者指此也但登科錄刻許起書兄越
爲奎文閣典籍遍考列朝無此官然刻錄必不誤蓋英

宗時猶仍國初舊制設員今實錄會典諸書俱不載則
舊官之不傳多矣所云吳節只知通賄賂賢孫全不曉
文章固爲仇口若所云問仁旣已無顏子指克己復禮
一節題芟去首句此却不妨至祭告如何有太王則詩
經后稷配天程文果有此語其說似難通至若告子冒
名當問罪周公渫井亦非常因孟子題爲公都子之言
而去之直云告子周易井卦却引周公其說出國初趙
東山亦微有可議是年薛文清爲主考此何等人品學
術尙遭謗訕下第舉子之口真可畏哉○是年同考翰
林典籍徐泌刑科左給事司馬恂俱書貢生係舉人供

給官大興宛平二縣主簿俱同名姓王珙一爲丙辰貢士一爲壬戌貢士俱歲薦也領房同考爲尙寶少卿兼編修錢溥以從五品兼正七品其書批語銜直稱少卿而正主考禮左侍兼光學士薛瑄以正三帶正五副主考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以正五帶正六但書兼官爲學士侍講而不及九列之銜俱不可曉錢溥本以春秋起家是年閱本經又兼看詩經亦奇

天順初元會試

英宗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位二月會試主考官爲薛文清瑄呂文懿原俱一時人望也而許起石浚登

第時父彬以侍郎學士爲次揆浚叔亨以忠國公爲總
兵官時有作俚詩嘲主司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
姪獨軒昂蓋指起與浚也至四年呂原再主會試則浚
先因亨敗詐病居家褫奪又以怨望磔於市使在今日
追論往事則薛呂二人難乎免矣是科分考官有尙寶
司丞兼編修李泰者卽太監永昌嗣子也首場三題爲
大學論語孟子而首題不刻程文殊不可曉又讀卷爲
武功徐靖遠王興濟楊三伯而彌封官有光祿卿蔚能
則由厨役起家且曾以盜膳物問罪者次科能再爲彌
封官則已陞禮部右侍郎掌寺事矣前帙已紀石許而

未備茲又詳之

會試刻文

會試錄刻文先朝多不拘式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乃刻詔十七年辛丑二場刻論二篇宏治六年癸丑亦刻論二篇又刻詔一篇十八年乙丑又刻論二篇正德六年辛未又刻論二篇而會元鄒守益論在第八名沈圻之後是後遂無此事而武舉錄或刻二論或二策則至今尙然

京考被劾

宏治十七年甲子科禮部建議用京官各省考試于是

浙江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山東聘刑部主事王守仁
既訖事矣至十二月南京御史王蕃劾廉以省親守仁
以養病夫省親者背親爲不孝養病者託病爲不忠不
忠不孝之人大本已失何以權衡人物乞復里選之制
正廉等罪然楊實依親在浙王以病痊北上俱非現任
官也王蕃之言雖過然當時御史辟聘亦似出格所以
止行一科旋即報罷今制則先期請于朝皆以詞林諫
垣及部屬中行出典省試遂爲成例不可改矣○王文
成後日功名不必言卽楊廉亦至南禮部尙書諡文恪
則言官白簡亦未足輕重也

考官爭席

李文正

西涯

初在詞林及居揆地皆以和煦容物見稱

惟爲太常少卿時典宏治癸丑會試時耿文恪

岳

以禮

部尙書知貢舉初入簾大宴與爭席有違言比壁經命

題其首題卽爲伯拜稽首讓於夔龍以寓調笑亦可謂

戲而不虐其時同考修撰三人而錢福列在楊時暢涂

瑞之前錢後楊四科後涂一科凡詞林五品以下俱論

科不論官況一官而撓越前輩乃爾豈錢以鼎甲重耶

則涂亦鼎甲也涂錢俱治書經有愧首題多矣。是年

論刻二篇俱膚甚又刻一詔更寥寥數語不今不古此

時出格刻程意必博洽驚人不意技止於此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寮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籍舉甲

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伎以議興獻皇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蘿峯欲效而不能矣前乎此後乎此俱未聞也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敢復居尊而門生禮亦稍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簞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撤以貽之先人少于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甚

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
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真
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字

醇敬

首卷而情

意殊不愜至于焦丁酉科場之謗己亥計典之謫雖張
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
曉矣○癸未先人以閩尚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云
非吾叔度老手不辨此時焦尙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
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
齡其年甫弱冠焦年踰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焦
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天焦雖晚達又罹謫籍然年位未

可量也○弱侯與宣城沈少林

懋學

同鄉榜同計偕途

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鼎
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魘囓
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夢
力止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
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卽真得焦卷
未必能使之入殼也

貴後拜師

王文成自龍場貶所內擢爲刑部郎而南海方西樵

戲

夫爲吏部副郎遇文成與語服其學識立拜之爲師後

以議禮驟貴薦文成之章不一及爲禮書又薦文成入
內閣近日則趙定宇少宰自史官疏止江陵奪情廷杖
削籍歸負海內重望亦執贄於弇州門墻修北面禮甚
恭皆可謂真虛心忘勢好學者矣若羅近溪以進士請
告歸而拜大俠顏山農爲師隨之行脚遠方受其笞責
此又近於妖誕不經又如週年之禮達觀者俱耆夙名
公持鉢捧錫備高足之列此又如崔浩之師寇謙之未
可爲訓也

考官畸坐

本朝兩京主考從來用資深兩翰林事體畧同而順天

則議論最多然有罪同罰未有獨及一人者有之自天
順己卯始時正考爲學士劉定之副爲倪謙倪有門生
不收遂疏訐其私倪至遣戍去而劉不問直至嘉靖戊
子庶子韓邦奇爲正考方鵬副之因前序引尙書錯誤
被論韓降外鵬僅罰俸蓋指摘本及一人故處分亦不
旁及猶有說也至今上乙酉冒籍之事于主考何預焉
而論德張一桂至於謫調副考陳于陞無恙戊子關節
之許則兩主考均其任矣庶子黃洪憲受攻而副考盛
訥無恙然張黃俱正考或當獨肩重責也若丁酉順天
則中允全天叙爲正焦竑以修撰副之及場後交章上

及焦一人而全高枕無一語訶詰次科庚子則庶子楊道賓爲正顧天峻以修撰副之其後攻顧如焦而楊不及也此兩人旣無關節又非正考何以鋒鏑偏叢焉舉朝明知其故而無一人爲別白之可嘆也○又應天己卯壬午連二科亦止議及一人然前以高啟愚出舜禹題見疑與副考羅萬化無預後以沈懋孝獨閱卷受訐而正考沈鯉以病臥闈中俱非無故得免

關節狀元

今上庚辰科狀元張懋修爲首揆江陵公子人謂乃父手撰策問因以進呈後被劾削籍人皆云然前此正德

辛未科狀元楊慎爲次揆新都公子人謂首揆長沙公
先以策題示之故所對獨詳其後新都公議大禮忤時
爲新貴所聚攻亦微及前事蓋以用修博洽無忝大魁
而不免議論如此又前此永樂二年甲申科學士解縉
爲正主考得江西泰和人劉子欽爲第一劉本省癸未
解元聯捷解愛其才面許以必得狀元劉直任不讓解
心薄之以題密示江西永豐人曾棨得狀元其題以禮
樂制度爲問上意必欲得淵博之士然非夙構不能詳
對故子欽竟絀猶得選庶吉士然則曾襄敏重名高第
亦不免以關節得大魁矣今世多知楊張而未必知曾

然解與劉子欽俱吉水人而曾榮亦同郡人當時不以爲嫌也是科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以爲上應列宿而江西占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居其半浙江得七人南直隸二人福建湖廣各一人所謂揆宿周忱者又吉水人也而蜀兩粵雲貴以及中原四大省及北直無一焉正與正統戊辰科但選蜀人與北人相反之極又是科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見揚東里所作羅簡志銘中本朝甲榜自洪武乙丑後未有如此之多者但是科會元又有云楊相者未知孰是簡亦是科庶吉士亦吉水簡字汝敬後以字行又是科庶常陳士啟者江西泰和人先以

進士觀政于後軍都督府時掌府者爲成國公朱能器
士啟才甚相知愛可見五府亦有觀政今但撥大九卿
衙門不知始自何時○是年會榮爲永豐人而第二周
述第三周孟簡俱吉水人從兄弟也又是年鼎甲俱入
館讀書合之吉士江西凡得二十一名按是年廷試後
卽選吉士五十一人其他以善書選入同入館者亦附
吉士之列總爲六十一人蓋庶常之盛亦無踰是年者
次年又選者爲二十八人中自羅簡外彭璉字汝器柴
欽字廣敬李懋字時勉皆以字行

野獲編卷十四終